

# 古代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探寻

荆 晶

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

**【摘要】**非汉语词汇也就是外来词汇,这既包括汉语化的外国语言词汇,也包括汉语化的,其他非汉族语言的少数民族词汇,不管是我国少数民族词汇在古汉语中的融入,还是外国词汇在古汉语中的融入,都体现了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融合,也对古汉语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,本文主要就音译型、意译型、音意兼译型,三种非汉语词汇在古汉语中的融入,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

**【关键词】**古代汉语;非汉语词汇;文化;历史;少数民族

## 引言

非汉语词汇的融入,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,语音形式、词义、音节、韵律都得到了发展,语言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和载体,反映出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形态,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,以及学科间的交融,对这些非汉语词汇进行研究,有助于人类文化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等多学科的发展,表面看这些非汉语词汇是语言交流的结果,实际上反映了文化的融合。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汇时,要进行语义上的融合,读音上的改造,字形上的义化,以及文化上的融合。

### 1 音译型非汉语词汇

音译过来的非汉语词汇,借用了外来词语原本的音和义,或者直接照搬到古汉语中,没有发生语音和语义上的大变化,但由于不同的语言系统,也有着不同的语音系统,外来语与汉语有着不同的音节结构,这就使得在音译外来语的过程中,需要利用汉语的音节来对外来语进行切分,在语音上难以实现一一的对等,所以外来语的发音会有一些的改变,也就是语音相近,但不完全相同,即使音节结构完全相同,也会因为声调、韵律等,难以做到语音的完全相同。也就是说,音译词的形成过程,实际上是汉语语音系统,同化和改造外来语的过程,从音节结构、音节韵律来进行改造,实现外来语的汉化。

汉字本身是一种表义文字,每个字都有其表达的意思,但是在音译这些非汉语词汇时,有很多汉字并没有真正的意思,只是单纯作为记音符号而存在,把汉字作为非汉语词汇的音节符号,组合在一起,也就是说这时单个汉字,失去了它的字义,只是作为一个音节符号而存在。比如“成吉思汗”这个外来语,是由两个音译部分组成,“成吉思”是蒙语的一个名号直接音译过来的,单个的“成、吉、思”,都没有实质性的意思,只是作为音节而存在,整体组合起来。“成吉思”的意思是“拥有四海,或者宇宙”的意思,而“汗”是“可汗”缩译过来的,组合在一起就是拥有四海或者拥有宇宙的王。

在音译这些非汉语词汇的过程中,虽然很多汉字以记音符号的形式存在,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,也逐渐与汉字的表义性相融合,使这些音译词的词形更加合理,符合汉语的逻辑习惯和书写习惯。比如由梵文 Mallika 音译过来的“茉莉”,最初音译过来时书写作“抹

丽、末利、没利、末丽、摩利”等,但最终流传下来,并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的只有“茉莉”,因为只有“茉莉”最符合汉字的表义特性,作为一种植物,草字头直观的表明了其意义类属,与汉语进行了充分的融合。在这些非汉语词汇中,音和义上并无较大变化,但是在字形上要与汉字进行拼合,使其形体可以直接辅助表义,并且使字形更加协调合理,符合人的思维模式。举个例子来说,“葡萄”这个词是从西域大宛语音译过来的,也曾以“蒲陶、葡陶、蒲桃、蒲萄”而存在,但从字形的一致性来看,整体的显义效果都比不上“葡萄”,虽然“蒲萄”也都有草字头,“蒲桃”更显义为一种水果,但都不如“葡萄”字形更为相近,更加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,字形简单通俗,也是人们音译非汉语词汇时需要考虑的<sup>[1]</sup>。

可以说音译是非汉语词汇融入的首选方式,因为不同的语言在交流过程中,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其音,对于新鲜的概念和事物,往往是先记住它的音,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精准的意译,为了完成交流的需求,直接通过音译的方式完成,因此音译是最简便、直接、快捷的方式,而且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,很多非汉语词汇,都是汉语中没有的事物,即使意译后也无法十分圆满、贴切的呈现出外族的事物、现象、概念,因此音译原汁原味的保留了非汉语词汇的字音和字义。这些非汉语词汇的融入,使汉语的构词基础更加丰富,音译词造就是新的词根,产生了一批新的词汇,使汉语的内容更加丰富。比如“胡人”是古代汉族对波斯、匈奴等民族的称呼,由“胡”派生出“胡琴、胡萝卜、胡椒、胡桃”等,再由于匈奴族彪悍的作风与行为,使汉族百姓生出又怕又限的情绪,并夹杂着鄙夷,于是与“胡”有关的词语,大都带着蛮横的贬义,比如“胡说八道、胡闹、胡作非为、胡来、胡言乱语”等。比如“站”字由蒙语借入,最开始指的是驿站,骑马传送物件时用以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,后来逐渐演变出车站、气象站、广播站、卫生防疫站等基层办事机构。

### 2 意译型非汉语词汇

虽然音译快捷直接,可以保留非汉语词汇的完整性,但是就汉字的表义性来说,意译更加符合汉语的吸收模式,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应用,因此非汉语词汇,较多通过意译的形式融合到古汉语中。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

如“茉莉”等在字形上意化的音译词，并不属于意译，一开始这些汉字是以音符的形式，来记录外来语的读音的，后期人们明确了它们的意思后，为了更好的表意，才关注其词形，使之呈现出意化的作用，但只能说是词形上的意化，而并非意译，其中的汉字都只是音符，并无实质的意思，这与意译是完全不同的。就人们的汉语使用习惯来说，每个汉字都有它自己的意思，这是汉语的认知特点，但是这些音译过来的非汉语词汇，往往是一连串无意义音节，并与词汇的意义并无实际关联，这样人们在认知这些汉字时，就不便于理解和使用，与人们的习惯相悖，所以说意译是更符合汉语吸收模式的借词方法。

人们对汉语的认知习惯，是每个汉字对应着某种意思，并且不同字面意思的组合和引申，就实现了对词义的理解，因此除非是无法意译或者不便意译的外来词汇，比如一些名号、地名等少数民族特有的，才通过音译的形式来实现，否则通常意译的形式，更加符合人们的使用需求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应用，所以意译这种方式，虽然在最初不占优势，但在使用中却极具优势<sup>[2]</sup>。通过意译的方式吸收了很多新的词语，对汉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不仅被大众生活接受使用，甚至还可以用这些外来词汇，对汉语进行解释。比如“现在、世界、圆满、因果、无花果”等词语，都是由梵语意译而来，因为那时的古汉语，自身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，词汇量也不够丰富，句式也较为单一，意译产生的这些非汉语词汇及句式，由于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，于是作为交流工具在社会中广泛使用，同时也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，产生重要的影响，对汉语的演变产生了根本的影响。

### 3 音意兼译型非汉语词汇

除了音译词和意译词，还有音意兼译型非汉语词汇，这些非汉语词汇字音与字义都高度与源词相近，可谓音义双关。意译词在选取同音汉字时，同时达到了表意的作用，于是就形成了音义双关。这些音意兼译词在汉语中被广泛使用，深深的融入了我国的文化中，到现在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它们源自于外国。在翻译这些外来词汇时，分别通过音译取外来词汇的音，再通过意译取汉语

的义，通过两种形式的对译，使得这些外来词汇与源词高度对应，既保留了源词汇的音，也实现了汉语的表意性特征，是最为理想的引进外来词汇的方法，并且因为与汉语结构高度吻合，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，是汉化非汉语词汇的最佳手段。比如“骆驼”由匈奴语音译过来，在字形上与古汉语的词义吻合，于是翻译为橐驼，橐在古汉语中是象袋形的意思，与骆驼的驼峰相似，达到了字形上的相合，后来因为语音的变化，出现了现在的“骆驼”，但作为骆驼的别名一直沿用<sup>[3]</sup>。比如古汉语中的“胡篥”，是从突厥语 qur luq 翻译过来，同样实现了音译兼译，“胡篥”的意思是一种用来装箭的筒状器具，由竹木材料制成，“胡”是“突厥”，“篥”对应着古汉语放东西的竹器，达到了音与形的完美结合。

在非汉语词汇融入的过程中，融入的形式主要包括以上三种形式，外来词汇的融入构造了一个开放的汉语词汇系统，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汉语的词汇规范，促进了汉语系统的完善。

### 4 结束语

语言融合是文化融合的结果，这些非汉语词汇，对汉语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，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内涵，从上古时期匈奴、西域等事物的汉化，到中古时期佛教词汇、异族名物的融入，再到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入，使汉语言得和汉文化到了丰富和发展，产生了很多新的词汇、语音、语义、词形，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，在汉化这些外来词语的过程中，或音译，或意译，或音意双关，使这些非汉语词在汉化后广泛流传和应用。

### 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姚舟. 试论古代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 [J].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, 2018, 002(008):81-82.
- [2] 赵芸. 浅析古代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 [J]. 汉字文化, 2019, No. 236(16):26-27.
- [3] 梁浩. 古代汉语词汇教学研究 ——评《古代汉语词汇学》[J]. 高教探索, 2019(6).